

受活

阎连科

中国的『百年孤独』

——中国当代最富想象力、最伟大的作品之一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唯一

获奖作品

「茅枝婆」「绝术团」「列宁遗体」「纪念堂」……

独特的「阎连科式荒诞美学」——奔涌的想像力，独特的语言方式，汪洋恣肆的书写中，共赴一场语言的狂欢盛宴！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卷 毛须

第一章 天热了，下雪了，时光有病了

第三章 受活庄人，又忙将起来了

第五章 絮言——死冷

第三卷 根

第一章 看，这人，这官儿，这个柳县长

第三章 枪响了，云散了，日头出来了

第五章 戊寅虎年闰五月的受活庆

第七章 草儿不在了，人心都转到县长这边了

第九章 鸡毛儿，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了

第五卷 王

第一章 腾闹起来了，像出门撞在了树上呢

第三章 茅枝婆倒下时像了一捆草

第五章 絮言——入社

第七章 絮言——红四

第九章 絮言——天堂日子

第十一章 絮言——铁灾

第七卷 枝

第一章 然而呀，那事情就一冷猛地生发了

第三章 掌声久经着不息哩，酒也都一股脑儿喝下了呢

第五章 门前处地儿上，自行车挂到树上了

第七章 成立两个绝术团，一转眼都是楼瓦雪片了

第九章 絮言——敬仰堂

第十一章 迎面是伟人们的像，身后是养父的像

第十三章 喂，刚才从家里出去的到底是谁呀

第九卷 叶

[第一章 都举了手，林地般的一片胳膊了](#)

[第三章 絮言——大劫年](#)

[第五章 它们都朝她跪下了，一世界都是泪水了](#)

[第七章 列宁纪念堂落成了，大典的出演开始了](#)

[第九章 有无数机巧呢，还有青光紫气哟](#)

[第十一章 天是越来越热哩，冬日成了酷夏哦](#)

[第十一卷 花儿](#)

[第一章 一块儿生白布，星星零零一片儿红](#)

[第三章 絮言——黑灾、红难、黑罪、红罪](#)

[第五章 夏天绕过冬、春到来了](#)

[第七章 门开啦——门开啦——](#)

[第十三卷 果实](#)

[第一章 天象临暮时，柳县长回到双槐了](#)

[第三章 柳县长，柳县长，我给你跪下行不行](#)

[第五章 一老世界的人全都跪下了](#)

[第七章 不同意受活退社的人请把右手举起来](#)

[第十五卷 种子](#)

[第一章 以后的事情呢，也就是以后的事情了](#)

[第三章 絮言——花嫂坡、节日、受活歌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受活

第一卷 毛须

第一章 天热了，下雪了，时光有病了

你看哟，炎炎热热的酷夏里，人本就不受活①，却又落了一场雪。是场大热雪③。

一夜间，冬天又折身回来了。也许是转眼里夏天走去了，秋天未及来，冬天紧步儿赶到了。这年的酷夏里，时序乱了纲常了，神经错乱了，有了羊角风，在一天的夜里飘飘落落乱了规矩了，没有王法了，下了大雪了。

真是的，时光有病啦，神经错乱啦。

小麦已经满熟呢。一世界漫溢的热香却被大雪覆盖了。受活庄⑤里的人，睡觉时赤裸裸在床上摇着大蒲扇、软纸扇；身边放了一张布单也是不盖的。可是，到了下半夜，先是刮了一阵风，谁都眯着眼儿去扯拽单子了，把单子搭在身上了，却又觉得寒气从单子缝中往人的身骨里边扎，往心肝脾胃里边拧，就又起床去箱里、柜里翻那收拾好的被子了。

来日里，各家推开屋门儿，女人们都一色儿惊叫道：“呀——下雪啦！五黄六月的大热雪。”

男人们一色儿推开屋门待一会儿，叹上一口气，说：“操！大热雪，又要荒年哩！”

孩娃们一色儿有光有彩地唤：“啊！下雪啦……啊！下雪啦……”像日子又过到了新年了。

庄里的榆树、槐树、桐树、杨树们，是实实在在白了呢。冬天落雪，那树是一枝一条的白，夏日树叶蓬旺，一片浓荫，这白就冷不丁白成一堆了，白成山峰了，像撑着一把硕大厚重的白伞了。擎不动雪的树叶让雪从叶上滑下来，嘭一下，如一团面粉落下来，在地上炸出许多白亮亮的点。

麦熟时节落了大热雪，耙耧山脉间的许多处地儿⑦，都皑皑白出一隅冷世了。原先一块连着一块的麦田地，小麦倒卧了，惨痛地伏在地上被大雪埋盖着，有穗儿撑到雪外的，也大都从穗根那儿折着脖，凌乱乱的，像大风吹过的谷地和草坡，又被大雪覆了去。你站在山脉上，站到田头上，还能闻到一丝的麦香味，就像抬走棺材后灵棚里的一丝香火味。

你看哟，酷夏里落了一场大热雪，茫茫白白的一片哩。

洁洁素素一世界。

不消说，农历属龙的庚辰年，癸未六月，耙耧山脉的这场雪，让整个山脉和山脉间的受活庄人遭了天灾了。

絮言：

①受活：北方方言，豫西人、耙耧人最常使用，意即享乐、享受、快活、痛快淋漓。在耙耧山脉，也暗含有苦中之乐、苦中作乐之意。

③热雪：方言。即夏日之雪。当地人常把夏天叫热天，所以夏日雪就被称为热雪、小热雪、大热雪。夏天落雪不是常有的事，但我从当地一些史志上发现，每过十几年、几十年，都会有一场。有些年份里，会连续几年在酷夏里落下大热雪。

⑤受活庄：据传，受活庄源自洪武至永乐年间明王朝的晋地大迁徙，移民条律规定：四口之家留一，六口之家留二，九口之家留三。如此，一般家庭都把老人、残人留下，年轻的壮年走入迁徙的行列。移民之多，每日有万人之众，别离的哭声终日不绝。待迁徙一段时日之后，百姓抵抗强烈，明政府便颁布告示于民：不愿迁徙者，限三日赶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集合。愿者可留在家中等候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晋人都往老槐树下赶拥。说有一户人家，父是老盲，双眼失明，哥是瘫痪，生来不能站立，弟为表孝心，就把父亲和哥哥用车推着送往洪洞县的槐树下，自己回家等候迫迁。可三日以后，到槐树下人山人海之时，明军赶到，把老槐树下的十万百姓，尽皆掠去移民，而把那些候在家中的人留在故土耕作。

大迁徙是以人头为据，无论瞎子、瘸子、老人、妇孺，有一个人头就是一个人数。无奈，老人虽双目失明，也得在队伍中背着自己那瘫儿步步蹒跚。一路上，儿子用双眼给父亲指路，父亲用年迈的

双腿替他行步，其景其状，惨不忍睹。昼行夜宿，日日不停，从山西洪洞，到河南豫西耙耜山脉，直走得老人双腿红肿，脚底流血，儿子在老人的背上泪流不息，几次都欲自杀。队伍中，所有眼见之人，都替他们含悲落泪，便集体向移民吏求告祷情，望能放了他们父子，让其随地为生。移民吏一级一级向上请示，到移民臣胡大海那儿，得到的却是一句恶言：谁敢放掉一人——杀！并将其全家移居他乡。

关于胡大海，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百姓大都知道，说他原籍山东，在元朝末年，逃荒流浪至山西，其人相貌丑陋，却身材高大；带片披襟，却疾恶如仇；蓬头垢面，却一脸英武；为人爽直，却心胸狭窄；满身气力，却又游手好闲，其言其行，很为百姓所不齿。在他行乞途中，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，即使有残羹剩饭也常不施舍，日间饭时，他一出现，便家家关门闭户。说一日，他乞讨走入山西洪洞县境，又饥又饿，见一富户人家，青堂瓦舍，门楼高大，以为终于可以饱食一顿，就伸手讨要，谁知土财老汉为羞辱他，不仅不给一口饭食，还将一张刚烙好的葱花大饼为孙儿揩腓后，扔犬吞食，并令家犬将其咬出门外。从此，胡大海便对洪洞人怀恨在心。之后，他离开山西洪洞县境，讨饭行至河南以西的耙耜山脉，依然是饥饿交加，每走一步都要摔倒的模样，就在这时，他见一条沟谷中有一草屋人家，人家中只有老妇一人正在做饭，且做的又是糠菜粗馍，也就犹豫思量，死心不再向其乞讨，谁知河南人颇多良善，胡欲要走时，老妇望见了，竟把他拉了回来，给他让座，给他端水洗脸，并倾其所有，给他烧了一餐油食好饭。饭后，胡千恩万谢，老妇却无言无语。原来这老妇是个残人，又聋又哑，而且枯瘦如柴。两相比较，胡深感中原耙耜人之善，晋地洪洞百姓之恶，遂决意复仇与报答。其后，胡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，疆场上喝佛骂祖，出生入死，似刀如草，战功卓著，一行乞浪之人，成了明朝开国之勋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面对战乱后的破碎山河，大声感慨，今丧乱之后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；中原诸州，连年战争，受祸最惨，积骸成丘，居民鲜少，所谓田野僻，户口增，此正中原之急务。皇帝决定大移民，胡大海成了移民大臣，遂就以人口密集的山西洪洞为中心，开始了晋人豫移鲁去的数载迁徙。自然，当年那拿油饼揩腓喂犬的老汉一家及周围村落是首当其冲，一个不留的要背井离乡，迁移他处，老老少少、瞎子瘸子也概所难免。

所以，在这年的移民途中，胡大海听说队伍中有一洪洞县的盲眼老人，背着双腿残疾的儿子也在迁徙，胡不仅没有同情，而且颇有复仇快感，所以他决然不会同意将那盲父瘫儿中途留下，随地为

生。于是，他们父子就只能在大迁徙中相随移伍，千里迢迢，受尽磨难。几个月后，移伍入豫地途经耙耧山脉，盲父残子昏倒在地，又有人去向胡求情留下他们父子二人，胡欲刀杀求情之人，一抬头，看见那求情的人中竟还有又聋又哑、给他烧了一顿上好饭食的耙耧老妇，随即便慌忙扔下屠刀，向老妇跪了下来。

自然，在耙耧聋哑老妇那哀求的目光中，胡大海不仅把盲父、瘫子留了下来，而且还留下许多银两，并派兵士百人，给他们盖了房屋，开垦了数十亩良田，将河水引至田头村庄，临走时向聋哑老妇、盲人老父、残腿儿子说：

耙耧山脉的这条沟壑，水足土肥，你们有银有粮，就住在这儿耕作受活吧。

从此，位于耙耧山脉间的这条峡谷深沟，就叫了受活沟。听说一个哑巴、一个盲人、一个瘫子在这儿三人合户，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之后，四邻八村，乃至邻郡、邻县的残疾人便都涌了过来。瞎子、瘸子、聋子、缺胳膊短腿、断腿的残人们，在这儿都从老哑妇手里得到了田地、银两，又都过得自得其乐，成亲繁衍，成了村庄。虽其后代也多有遗传残疾，然却在哑妇的安排之下，家家人人，都适得其所。因此，村庄就叫了受活庄，老妇就成了受活庄的先祖神明受活婆。

这是传说。虽是传说，却家喻户晓。

另据双槐县县志文字记载，受活庄历史甚长，但有文字记载，却是近在百年之间，说受活庄不仅是天下残人的聚集之地，而且还是一处革命圣地，是红四方面军红军战士茅枝的人生栖地。县志说，农历丙子年秋，张国焘带领第四方面军与党分裂，至陕后继续西进，先怕随行的伤残人员拖累，后怕伤员们到延安暴露实情，成为他分裂党的证据，便安排轻、重伤员，返乡图安。这些伤残的红军战士，含泪离开自己朝夕相处、日夜战斗的部队和战友不久，又遭国民党部队的截击，死亡过半，其伤残更为严重，不得不脱掉军装，化装成农民分散各自回乡。

县志说，茅枝是红军队伍中最小的女兵，成为红军的一员时，只有十一岁，离开红四方面军时只有十五岁，因其母亲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壮烈牺牲，她就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孤儿，只知祖籍河南，却不知具体县乡在哪。父亲在癸亥年的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入狱身

亡，母亲带着一岁的她投奔革命，在癸酉年壬戌时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后，她便跟随母亲的战友参加长征，辗转调动，母亲的战友调至四方面军任职，她便成为红四军的一员，爬雪山时，五对脚趾被冻掉了三对，左腿又在一山上坠沟骨折，从此彻底致残，离不开拐杖。从陕北被张国焘密令回乡时，所有的伤员大多死亡，或不明去向，可她因缩进一墓穴而逃生，从此和组织失去联系，讨饭返乡，至豫地耙耧山脉，见受活庄中多有残疾人员，便留住下来，成为一员。县志还说，茅枝婆虽无任何参加红军革命的凭证，但受活庄人、耙耧山人、全县人民仍视她为红军战士，革命前辈。耙耧山因有了茅枝而光荣，受活庄因有了茅枝而生活有了方向，虽全庄人大多（或说全部）都是残人，但在新社会中生活得美满而安详，幸福而快活。

该县县志为庚申年修正定形，在人物传的茅枝篇中的最后说，茅枝在受活庄的生活是幸福的，受活庄人的生活是幸福的。受活庄是名副其实的受活庄。

⑦处地儿：方言。即地方、地场。那一处地儿，即那地方、那地场。

第三章 受活庄人，又忙将起来了

老天哟，雪是一下七天哩。七天把日子都给下死了。

七天的大热雪，当真的把夏天变成冬天了。

雪小时，有人家开始冒雪去麦田收割了。不用镰，是用手去雪地，把麦穗扒出来，拿剪子把穗儿剪下来，装进篮或袋，再一篮一袋地背到田头上。

最先去田里剪麦的是菊梅领着她一股脑儿生养的大孪胎①中的三姐妹，一色儿芳龄的儒妮子③，她们一顺儿排开，如了花草呢，齐齐整整着，身边放了篮子、袋子或箩筐，左手伸进半尺厚的雪地里，抓住麦秆，将麦穗从雪里拽出来，右手使剪便把穗头剪掉了。

一庄人老老少少，无论瞎盲瘸拐，就都相随着菊梅一家去了自家雪地剪收了。

雪天大忙了。

茫白白的山坡上，剪收小麦的受活人，如了一群羊在动弹着，散落落哩，剪子声在雪地冰凌脆脆地响。脆脆地响了一世界。

菊梅家的田地是在一条沟崖岸，一面挂崖，两面邻了人家的庄稼地，田地的脑头是通往耙耩深处魂魄山的梁顶道。几亩田地，见物有形，有圆有角，却大致还是方正着、平整着。大姐桐花是个全盲人，向来是不下田地的，向来都是吃过饭坐在院落里，再从院落走到门口上，最远足的处地就是庄头或梁上。可无论到哪儿，她眼前都是一片茫茫的黄。日头毒烈时，她眼前会有一团粉淡色，可她不知晓那是粉淡色，她说看着那颜色，像是她用手摸过的泥糊水。不消说，那大约就是粉淡了。

她不知晓雪是白的哩，不知晓水是清的哩，不知晓树叶是春天变绿，秋时转黄，落下来就成了干白呢。可这些，菊梅一家全都知道哩。所以哟，老大桐花她只管着自己的穿衣和吃饭，不消管酷夏里落下了大热雪。余落里，次的槐花、老三榆花、最小的么蛾儿，便都如一群鸡娃儿样跟着娘去雪地收割盛夏的麦子。

其实哟，外面世界是新的景色呢，山脉没有了，沟壑没有了，一茫茫的白色把世界都盖了，只有沟底的水还清冽冽地流。在山梁的雪地上朝着沟底儿看，那河水黑亮着。黑油油的亮。菊梅一家一整色的女人们，都在那几亩雪地里剪麦子，手是冻红了，额门上却有一层儿细细的汗。

说到底还是夏天哩。

菊梅领着三个姑女儿，每人把持着一耩三行的麦，扒着剪着，像一排机器从雪地犁过去。雪是平整的，剪过去就乱乱糟糟了，像一群鸡狗在雪地打过了仗。别的人家从梁上过去时，望望梁道上堆的麦穗儿，便会惊惊地把目光投到地中央，对着菊梅唤：

“老菊呀，今年我要到你家借粮哩——”

菊梅回过头：“只要有余粮，你就可着劲儿借。”

人家说：“没余粮就把你家闺女往外嫁个嘛。”

她也就一脸喜意地笑了笑，没了声儿了。

人家就走了，去自家雪地扒剪麦子了。

一个山梁的雪地都忙将起来了。有瞎子的人家里，倘是人手少，那瞎子也是要忙着收获的。他被明眼人牵到田头上，明眼人从雪地扒出几棵麦，塞到他手里，让他一直沿着麦畦儿往前摸着剪，剪到摸不到麦棵了，就该掉转回头了。瘸子、瘫子和圆全人⑤，是要一样干活的，他用一块又平又滑的木板坐上去，每剪一把麦，把身子往前挪一挪，那木板就朝前滑动了。木板在雪地上是比圆全人拔腿行走还快呢。没有平滑木板的，就坐在柳条编的簸箕上，只是让那簸箕纹在雪地顺直着。哑巴和聋子是无碍啥儿干活的，听不见，说不出，就不消有啥闲心思，干起活来就比常人一心了，快捷了。

晌午了，一道山梁上都漫着湿润的麦香了。

雪是悄没声息地小了去。

菊梅一家刨剪到田地那头时，梁道上站了三个人。都是圆全人。都是城镇人。他们朝雪地那头打量着，手在嘴上喇叭着，哇哇啦啦不知唤了啥。旷野和雪地把他们的声音吸干了，像井把飘下的雪花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受活》阎连科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331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